

似水流年

观看北京奥运女足决赛

2008年8月21日上午,我们一家从石家庄火车站乘车,去北京观看奥运会女足决赛。下午5点,我们到达了北京工人体育场,只见门前人山人海,熙熙攘攘,非常热闹。观众排着长队,有条不紊地入场。

在志愿者的引领下,通过检票和安检,我们找到了座位,此时离开赛还有20分钟。这是我们第一次到现场观看足球比赛。体育场呈椭圆形,设有24个扇形看台,观众座无虚席。在灯光的照耀下,中央的绿茵场显得格外漂亮,围栏外有记者们的“长枪短炮”,还有一些昂首挺立、面向观众的志愿者。场内灯光交

相辉映,南北两侧有特大屏幕,供五万观众观看。

晚6点,日本队和德国队争夺三四名的比赛开始。观众们挥舞着小旗欢呼,声浪此起彼伏,场面十分壮观。我就像个老小孩,和8岁的孙子、4岁的外孙一起,不断地欢呼助威。也许是被我们的情绪所感染,邻座的一拨日本球迷不时地向我们挥手,其中一位年轻女子用普通话和我交流,述说他们的女足如何厉害。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场气氛变得愈加热烈,经过90分钟的激战,德国队小胜日本队。这时,那位年轻女子的神情稍有沮丧,起身向我道了声“抱歉”,之后就转身

跟随伙伴们离开了现场。老伴小声对我说:“到现场看球,就是和电视里的不一样。”

晚9点,随着捷克主裁判一声哨响,冠军决赛拉开序幕,由南美劲旅巴西队对阵卫冕冠军美国队。巴西队一开始就展开了凌厉的攻势,美国队也不示弱,处处严防死守,竞争十分激烈,比赛高潮迭起,“巴西加油!”“巴西进一个!”呐喊声一浪高过一浪。整场比赛,双方各有几次射门,尽管巴西队控球率和攻门数明显高于对方,但最后还是互交白卷,令球迷们唏嘘不已。

场休后,主裁判的哨声再次响起,双方进入加时赛。对

于广大球迷而言,看了90分钟比赛,一个球也没进,实在感觉不过瘾。于是,球迷们又一遍遍地高喊:“巴西加油!”“巴西必胜!”有趣的是,加时赛上半场临近结束时,奇迹发生了,美国队11号劳埃德,在大禁区踢出一脚漂亮的弧线球,破门得分,全场观众立刻沸腾起来,比赛趋于白热化。加时赛下半场,得势不得分的巴西队背水一战,攻势更加猛烈,9号和11号攻门未果,一个放了“高射炮”,一个打了“边网球”。而美国队趁势反击,又是劳埃德一脚劲射,球打在门柱外侧,险些破门。此时,主裁判吹响结束的哨声,美国队1:0战胜巴西队,成功卫冕。

苏天民/文

广播喇叭

我的老家在沧州泊头市油瓶村。从我记事时起,老土坯房后就是生产队的牛棚,也是生产队队部。牛棚房角边的歪脖子榆树上,挂着一个大喇叭。

那时候经常停电。但只要一有电,每天早晨6点刚过,就会听到洪亮的大合唱《东方红》,然后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喇叭一响,奶奶就喊我起床吃饭,然后背上书包,步行到2里外的冯庄中学上学。

喇叭天天响个不停,大队

干部有时广播通知,闲杂琐事也会大呼小叫一阵子,谁家丢了一只鸡,谁捡到一串钥匙,常常在喇叭里广播十几遍。

我的同学郑永臣是公社广播站的广播员,1978年初春,他为了备战高考而离开广播站,公社需要再找一位播音员。播音员在当时可算个美差,生产队每天给记10分工,公社还发8元的生活补助。我喜欢文艺,又爱编诗歌(顺口溜),在学校小有名气,公社秘书是我们村的刘建勇,在他的推荐下,我去公社

应考。我用带着乡音的普通话为主考官念了报纸上的一篇文章,回家路上心想没戏了,报纸朗读得太差了,还有两个字不会念,一个字读错了。没成想,第二天通知我到公社广播站报到。从那以后,每天早上,全公社大喇叭里就能听到我那不标准的普通话播音:“冯庄公社广播站,现在开始播音……”

在公社广播站消息灵通。这年秋后,3位征兵人员从省城石家庄来到我们公社,其中穿4个兜儿军装的翟排长,

有事没事就跑到广播站打电话,找我聊天,看我写的日记、小诗,还问我有啥才艺,我从家里拿来竹板,连打带说,表演了一段天津快板。翟排长动员我报名参军,我做梦都想穿绿军装,只是我姥爷家是富农成分,根本不够条件。恰巧,从这年开始全国一个令,地主富农出身的都统称为公社社员了。就这样,20岁的我告别了广播站,告别了家乡,穿上了绿军装,走进了绿色军营。从此,军号声代替了广播喇叭。

村夫/文

朝花夕拾

围炉读书乐悠悠

我生于上世纪70年代,我的童年是在一个小山村度过的。当时物质生活相当匮乏,但我的精神世界还是相当丰富的,因为我手里有小人书相伴。

当时,我和弟弟最喜欢冬天。我们不仅可以打雪仗,还可以享受美味和精神大餐。在乡下,每到冬天,家家户户都要生炉子取暖。母亲生炉子的时候,我和弟弟忙着打下手。母亲先是烧开水,然后为我们烤饼子、地瓜、土豆、花生等。我和弟弟围着火炉,一边吃着美味一边看小人书。记得当时我们看过的小人书有《三国演义》《红楼梦》《西游记》《水浒传》《杨家将》《林海雪原》《岳飞传》《鸡毛信》等。这些小人书有的是我用压岁钱买的,有的是大姨家的表弟给的,有的是我拿东西跟小伙伴换的,我的小人书有50余本。

小伙伴们都知道我有小人书,总想到我家里借书看。刚开始我不同意借,怕他们把书弄脏、弄破、弄丢了。每当小伙伴来找我借书时,母亲总是笑脸相迎,对他们说:“你们都来烤烤火,暖暖身子吧!”她一边说,一边拿来烤好的地瓜片、土豆片、花生等食物,小伙伴们连连道谢。

母亲知道我对这些小人书的喜欢程度,她用旧挂历把小人书都包上书皮,然后编上号码,最后找来一个日记本权当借书登记本。有了母亲的支持,我总算同意借小人书了。这样一来,我和小伙伴们的关系就更密切了。

梁军/文

图说

我们的价值观

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



中宣部宣教局 人民网 中国网络电视台

图说往事

定格青春的证件

我的知识青年下乡证上,贴着一张一寸免冠黑白照片,定格了我16岁时的青春面容。

虽然证书是1977年9月23日发放的,但我们这批知青却是12月19日到农村的。那天,我和56名工厂子弟一同分乘两辆解放牌汽车,穿过残雪消融的农村土路,来到几十公里开外的郊区河南省平顶山市薛庄公社西王营大队知青点。

石永亮/文并供图



第一次吃汤圆

1980年,是我在部队服役的第五个年头。那年的元宵节中午,我和几个在宣传处工作的单身战友,受邀到处长家里做客。

多年来,在我们宣传处有个约定俗成的规矩,每逢过年过节,有家室的老领导或老战友,就会轮流请处里的单身汉(女)去家里做客,以解这些人的想家之苦,也进一步密切战友之间的关系。

那天,餐桌上的饭菜和以往过年过节吃过的同大同小异,不同的是在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之后,处长夫人给每个人上了半碗汤圆。这是我第一次看见汤圆,当时我还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

我的老家在黄河故道的河南滑县。在老家时,我从来没听说过啥叫汤圆,也没有见过,更别说吃过了。到部队的前几年里,我也没有吃过汤圆。所以,当看到像小乒乓球一样的汤圆时,

我真的像老虎遇见了刺猬——无法下口。稍待了一会儿,我看见有人开始吃了,才学着吃了起来。第一个汤圆入口,我感觉软软的、黏黏的、甜甜的,别有一番风味。可是嚼来嚼去,却怎么也嚼不碎。于是,我就使劲咽了下去。岂料,咽起来也不是那么顺畅,前边的过了嗓子眼儿,后面的还在嘴里呢!这汤圆吃的,让我哭笑不得,还生怕别人看见我狼狈的吃相。我吃了一个汤圆,想就此作罢,可又觉得既然动了筷子,吃不完既不礼貌又浪费,所以就硬着头皮接着吃起来。后来,我发现一个诀窍,就是等把汤圆咀嚼得差不多了,再喝一口汤一并咽下,就顺畅多了。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那次吃的什么饭菜、喝的什么酒,早忘得差不多了,唯独那半碗汤圆让我记忆犹新,什么时候想起来,都让我忍俊不禁。

申德明/文